

【山东老报刊】

□滕长富

《山东官报》，是一张由清末巡抚衙门主办的报纸。要说起来，官报应算是清朝专属产品，当时不仅朝廷有《政治官报》、《内阁官报》，各省巡抚衙门也都有自己的官报，比如《北洋官报》、《河南官报》、《并州官报》以及《山东官报》，大概到民国初期，官报一词就基本销声匿迹了。

清时的官报既有《邸报》、《京报》、《官门抄》之旧制，又融合进一些西方报纸风格。即便如此，因其内容陈腐枯燥，功能单一固化，不仅降低了报纸的可读性，印刷数量也少得可怜。1908年9月25日出版的《大公报》就曾因此刊载过一篇消息，文中说“《山东官报》除强制派发外，竟无一人购阅”。一张省级报纸，每份仅几百份的发行量，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《山东官报》为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创办，总编辑是黄华、朱钟琪。该报前身是《济南日报》，《济南日报》之前则是《新济南报》、《济南报》。关于《山东官报》易名有此一说：杨士骧在任山东巡抚（1905年-1907年）期间，觉得以“济南日报”一名作为全省报纸欠妥，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一日（1905年8月30日）改名为《山东官报》。1907年，以官督商办形式的《济南商办日报》创刊后，《山东官报》便停出两日报（四开四版八页型），

清末《山东官报》的几次演变



《山东官报》

改出旬报（线装型）。由于《济南商办日报》发行出现滞销亏损，山东官报局遂于1908年4月1日接办，并改名《山东日日官报》（四开四版型）。1909年5月，《山东官报》（线装型）也由旬报改为周报。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，随着清政府倒台而停刊。

早年，安徽好友冯艺在内蒙古见到这张《山东官报》时，恰巧卖家正欲拿去北京拍卖，笔者若非及时赶到，可能就要与这份重要地方文献失之交臂了！这张《山东官报》为第二十期，二日刊，四开四版，八页，每版两页。新闻纸，竖排，铅印。报

头为隶书写就，左为报馆地址：本局开设山东省城西小沧街；右为出版时间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三十日（公历1906年3月24日）。该报设《紧要电报》、《各省新闻》、《本省新闻》等栏目。其中，《各省新闻》栏载一则商务报改刊的消息：“《商务报》向由官商合办，今由商部仿归官办改名《商务官报》，设商部署内，每旬一册，定于三月内出版”。《商务官报》是清王朝创办的第一份部门性报纸，此条新闻忠实记录其发展沿革。

在第五页《本省新闻》栏中，刊载一则济南“国文学堂”兴建的消息，“萧绍庭观察，前奉帅諭，拟设国文学堂以保国粹，飭令相度地基估工修建。当经勘得正觉寺街西首路北有郭姓等园畦地一方，西傍趵突泉，北邻金线泉精舍（即尚志堂）极为合宜。现在此地已买，妥由上宪札何刺史择吉本月二十八日兴修，闻国文学堂系仿湖北存古学堂办法，分经史词章三门，须建讲堂三所，房间三百余间。一切构造按中国旧制，不用洋式房屋云”。文中所说“国文学堂”，旧址位于现在的趵突泉内，恰好与里面的尚志堂在同一个地点。尚志堂，又名尚志书院，为山东巡抚丁宝楨主持改建并命名，以招募莘莘学子攻读五经儒学等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尚志书院改为“山东优级师范学堂”。如此看来文中

所载“国文学堂”待竣工后，随时局变化亦可能易名也未可知！不管怎样，此地现在已经融入趵突泉公园内，名字皆复改为尚志堂，以供天南海北游人观瞻。

光绪、宣统年出版的《山东官报》目前常见者多系线装型，报纸型尚未发现有藏者。在《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珍品录》中所载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的《济南日报》，其版式与这张《山东官报》无异，只不过是更换了报头而已。

资料记载，当年的山东官报局旧址（寿康楼）尚在。动笔前，笔者决定去看一看这个曾经承载济南近代报业发端的百年老楼。沿启明街行至北头即是原来的小沧街（已销声匿迹），但此处已为栅栏封堵，而对面数米处就是要找的寿康楼。无奈只得折返，从水街绕行方至寿康楼街八号院前。外观看，寿康楼是一座德式建筑，上下三层结构，里面破败凌乱的样子令人徒增凄凉。据这里的老住户说，“寿康楼曾是省图职工宿舍，前几年也修缮过，但现在除了还有一层有几个外地租户，楼上基本多废弃了”。

随着城市的动迁，一些能够唤起人们记忆的历史遗存，不断地从地图上消失！而这座见证了《山东官报》演变的百年寿康楼，却依然茱萸子立于喧嚣浮华的城市之间！

【齐鲁风物】

野菜青青

□刘明远

野菜，贵在一个“野”字，不用人工栽培，是老天爷馈赠给我们的天然食品。

野菜原本属于野草的一部分，后来人们把它们区分开来，以人能不能食用为标准，人能够食用的就叫野菜，不能食用的就叫野草。

我小的时候，农村生活十分困难，不知为什么，不管大人们怎样起早贪黑，拼死拼活，挥洒多少如雨的汗水，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，可庄稼总是长得萎靡不振，无精打采。相比之下，倒是那些野菜野草长得理直气壮，精神饱满，人们必欲除之而后快，长起来就锄，锄掉了再长，没完没了地在庄稼地里反复较量。而在田埂地头、路旁沟边、房前屋后，人们就不管它们了，到处都有野菜野草茁壮生长的身影。它们全然不介意土壤是否肥沃，水分是否充足。只要节气一到，借着春风春雨，凭着顽强的生命力，用锥子似的尖芽拱开头顶上的障碍物破土而出，吮吸着泥土的营养，沐浴着明媚的阳光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浸润着香甜的雨露，长得水灵灵，绿油油，棵棵充满生机，片片渗透柔情。

“富正月，贫二月，青黄不接三四月。”每年阴历的三四月份是最难熬的时节，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，新的小麦下不来，在这个换季的节骨眼上，是野菜救了老家的乡亲。我曾多次去挖过野菜，能叫出好多野菜的名字，什么荠菜、马蜂菜（学名马齿苋）、灰灰菜、苦苦菜、地地菜、七七菜、富苗秧……我特别喜欢荠菜和马蜂菜。荠菜是报春的使者，积雪刚刚融化不久，荠菜就迫不及待地钻出麦田里、沟渠里钻了出来。荠菜根白色，叶羽状分裂，顶片特大，叶片上有毛，在和煦的春风里，摇曳着婀娜多姿的身段，闪烁着墨绿发亮的光泽。荠菜也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受人们喜爱的野菜，《诗经》里就有“其甘如荠”的句子，后来的文人墨客多有描述，苏东坡写有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辛弃疾写有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陆游写有“白日思归饱蕨薇，春来荠菜勿忘归。”农民们也有“三月三，荠菜赛灵丹”的说法，充分表达了对荠菜的喜爱之情。马蜂菜的样子十分可爱，叶像西瓜子，肥厚水灵，浑身肉乎乎、胖墩墩，颜色更是奇特，叶绿、梗红，花黄、根白、子黑，故又被称为五行草。马蜂菜的生命力极强，用锄头锄断根它再扎，夏日暴晒多少天看似死了，一遇雨水马上又起死回生，即使把它拦腰斩断，仍能自己复活，照生不误。

在生活困难时期，半年糠菜半年粮，野菜的吃法也很简单，不像现在又是包饺子，又是烙馅饼，那时候就在野菜里拌上一些面，放点盐，摊在笼屉蒸熟后，用筷子夹着吃，又当菜又当粮。有时干活渴了饿了，就扯一把野菜吃上几口，不仅觉得解渴压饿，还感到味美可口，唇齿生香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时兴吃“忆苦饭”，要求人们忆苦思甜，引水思源。“忆苦饭”一般都是以野菜为主。我在学校里也吃过“忆苦饭”。山东大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有一天，红卫兵们把当时学校的头号“走资派”、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仿吾叫到食堂，让他和副校长吴富恒等人来吃用野菜做的“忆苦饭”。虽然，野菜饭有些涩，但成老还是毫不犹豫地吃了一碗。站在旁边的红卫兵问：“成仿吾，你过去吃过野菜饭吗？”“吃过。”“什么时候吃过？”“过去是在千里雪山上吃得最多，整个长征路上我们吃了大量野菜，那时还吃不上这样好的野菜呢！直到现在我还愿意吃点野菜。”顿时，红卫兵们都面面相觑愣在一边，过了一会儿，一名红卫兵回过神来，高声喊道：“不许走资派为自己评功摆好。”他们哪里知道，眼前的成仿吾是红军长征中唯一的教授，与广大红军战士一起爬雪山，过草地，挨饿受冻，九死一生，用柴草挡寒，用野菜充饥，真的是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断……野菜充饥志越坚，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大于天！”

前几天，朋友请我到饭店吃饭，我特意点了两份野菜，一份是荠菜，一份是马蜂菜。看着它们，好像欣赏着生机勃勃的原野；闻着它们，好像吮吸着记忆中的缕缕清香；吃着它们，好像咀嚼着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。



故乡·食

摊煎饼

山东煎饼知名度很高，几乎成了外省人对山东特色饮食的代称。其中，鲁南地区以煎饼为主食，一次做上一筐，一家人可以连吃半月二十天。摊煎饼先将地瓜干、玉米、小米等用水泡透，用水磨磨成稀糊，用勺舀到烧热并擦了一点油的大鏊子上，接着用竹片做成的小刮子均匀地摊开，稍一停顿，便可揭下，乘热叠好，凉透了便可放在竹筐里或用大包袱包起来，待吃了。

【儿歌】摊煎饼，俺烧火，摊好煎饼包被裹。背上煎饼下江南，杭州西湖玩玩船；背上煎饼去开封，相国寺里撞撞钟；背上煎饼去胶东，正好煎饼就大葱。俺吃煎饼香又甜，鸡鸭鱼肉俺不馋。

□文/图 王世会

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张所昆

岚山老爷顶，“老爷”指的谁？

阿掖山是日照市岚山区的一座名山，主峰海拔高度314米。这里临近黄海，风光幽奇，自古便有“叠嶂矗霄真如画，天成景色即蓬瀛”的美称。

奇怪的是，阿掖山这个名字少有人叫，民间一直将此山喊作“老爷顶”，另外还有“东山”、“丫口山”、“雷达山”等多个称呼。阿掖山名称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编写的《安东卫志》（安东卫，明代抗倭海防重卫，现为岚山区政府驻地）和《日照县志》。近些年来，因为岚山城市和港口发展迅速，地方宣传资料都将此山统一称作“阿掖山”，阿掖山名字方才叫响开来。

“老爷顶”在岚山地方不知叫了几百年，现今很多中老年人仍习惯如此称呼。老百姓口

中的“老爷顶”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，狭义专指阿掖山峰顶，广义则泛指整座山。

阿掖山极顶为什么被称为“老爷顶”？现今绝大多数山民可谓知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几年前岚山区有学者还曾撰文考析过老爷顶名称由来，称老爷顶之“老爷”或为“琅琊”转音，“老爷顶”即是“琅琊顶”。对此观点，笔者不敢苟同。

深入阿掖山周围山庄采风，有见识的老者会告诉你，因为旧时山顶上修建有老爷庙，所以就叫老爷顶。这样回答还是不对，回答者自己心中也没底，只因祖辈相传如此。若是再追问：哪座庙是老爷庙？庙里的老爷又是谁？好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

“老爷顶”源于“老爷庙”，

依笔者看来，山民如此回答基本正确，只是不够具体。

阿掖山是佛教圣地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阿掖山东北山麓，历史上曾有一座卧佛寺，古谓“卧佛院”，当地人通常称其为“下寺”（山顶还有一座“上寺”）。在古卧佛寺遗址处，现今仍存活着两株历经劫难的千年银杏树，挺拔直立，超然物外。近二三十年来，阿掖山佛事重归兴旺，在西侧山腰复建了卧佛寺。可现代人有所不知，历史上阿掖山道教风尚也极为显著，甚或不亚于佛教，明清时期山上曾建有一些道教宫观，只可惜后来毁坏殆尽。

中国很多名山的峰顶，都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道教人文景观，如此充满道教气息的山顶，不少地方都喜欢称之为“老

爷顶”。如河南辉县天界山老爷顶、河南郑县莲花山老爷顶、山西汾西姑射山老爷顶以及山西霍州霍山老爷顶……

国内老爷顶地名何其多也！要知道，这些地方旧时基本都是道教圣地。那么，老爷顶“老爷”到底是谁呢？

熟悉道学的人都知道，道教徒对神仙一律尊称“祖师”。而在我国民俗中，各种宗教派别、学术流派以及行业的祖师，往往又被敬称为“老爷”。概因此，若是山顶供奉道教神仙，便会生成“老爷顶”地名。道教神谱中，老子是最受崇拜的神灵，被尊为道教之祖，他由现实中的人逐渐被崇奉为神。不必多言，一言以蔽之：老爷顶之“老爷”，当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神明。